

盛世危言

一
函
十
冊

盛世危言卷六目錄

防邊上

防邊中

保朝鮮

防邊下

附錄姚子良觀察論滇屬金沙江形勢又截錄申報行軍以間諜為先論

練兵

附錄劉連城將略要論

水師

民國

船政

火器

彈兵

大將軍一面威風

盛世危言卷六

防邊上

香山鄭觀應陶齋輯著

自古以來皆有邊患周之儼狁漢之匈奴無論矣降至晉唐以迄宋明其間如氏羌
羯鮮卑突厥契丹蒙古莫不强橫桀驁至本朝而後盡隸版圖似今日邊防易於
措置而不料為邊患者乃更有海外諸邦也間嘗盱衡時勢綜覽坤輿而知今日之
防邊尤重於防海以常理測之海屬外陸屬內大海曠邈無垠陸則有物產有城池
得寸則已之寸得尺則已之尺故陸路為天下所必爭即邊防為兵家所極重譬之
人身京師腹心也邊塞則手足皮毛肌理也善養身者衛其手足護其皮毛固其肌
理偶有燥濕風寒不能乘隙而入則根本益固神氣益完否則外感紛乘四肢不保
一舉一動皆蹈危機腹心雖存豈有生理此邊防措置所以不可疎也況中國四邊
東至庫頁島南至臺瓊西至噶什喀爾北至外興安嶺無一不界強隣一有釁端遂
處可以進攻隨時可以內犯將來設有不幸棄玉帛而動干戈其必由陸不由海也

無疑義矣蓋海戰雖各國所長然必遠涉重洋又不能於海中長較勝負相持既久
仍須登陸孤軍無繼此危道也彼西人心計最精豈有趨難而舍易前此法人據我
閩防特因失利於劉軍欲取償於中國我又未能隨機應變致釀兵端非果有謀我
之心也使果有侵地之志或分兵而虛擾或合力以專攻則必由陸而不由海故中
國之防務防海由可從緩防邊實為要圖然而邊地廣矣在南則與法之越南英之
緬甸交界在西則與印度比隣在東北西北由東三省內外蒙古迤邐而至新疆又
在在與俄接壤皆強隣也防英乎防法乎抑防俄乎曰防俄宜先蓋俄人包藏禍心
匪伊朝夕為我邊患亦已數見不鮮咸豐八年來中國方有兵事據我烏蘇里江東
之地五千里詎佔我沿邊卡倫以外之地萬餘里薄人之危幸人之禍其處心積慮
可想而知又與日本易唐太島即庫頁島儲軍械屯重兵近來造西伯利亞鐵路由
彼得羅堡直達琿春查鐵路之造難所以使用兵亦所以興商務是以各國鐵路大
都造於繁庶之區今俄人獨不惜巨款造於不毛之地非有狡謀更何為乎故曰防
俄宜先也然而防俄防於西北乎抑防於東北乎曰昔日以西北為急今日以東方

為重何則向日俄之精華富庶皆萃於西故其鎗砲之屯藏部落之雄壯皆在西境若與中國有隙必先擾動新疆倘西伯利亞鐵路造成則由彼國京都達我邊界調兵運械不過瞬息之間是其今日之東路已便於西路數倍況我京師首善之區正居東北故中國及今籌備防務當先於東北之奉天吉林黑龍江一帶俟有餘力再兼顧新疆此亦先難而後易先急而後緩之道也且夫措置防務非可徒託空言也非可狃於近效也是宜添練防兵以聯聲勢建築砲台以扼要衝趕造鐵路以便營運增設電線以靈消息而尤要者在乎多築土壘土壘者防邊之急務也昔羅馬稱霸歐洲大者畏威小者向化即以土壘之功蓋有土壘則據高臨下敵必不克驟攻我又藉以遮避易於伺擊明嘉靖時西班牙王喀爾五與敵交鋒患敵之衆急築土壘敵不克攻越日援兵至遂以獲勝萬曆十三年西班牙用土壘之法攻恩脫爾亦獲大勝嗣後歐洲有三十年大戰皆以土壘之堅否分兩軍之勝負然則土壘非防邊之首務哉嘗聞羅星潭觀察云築壘之法必須營壘如同字形鑿四方空處之土深五尺累四面為墻下厚五丈上厚三丈所鑿底下之處修營房兩傍如街然其

街心則挖深溝回字中心則鑿池蓄水惟留一方豎柱竿以繩上下而望四方如是則營房在土中地高於人矣房則蓋竹木泥土外覆城頂後接池邊中臨街心勢陟而土厚旁高而中低攻擊以開花彈前墮城外後墮人中中墮溝下彈雖開花於我無損即使彈落房頂而即炸則竹木土皆較厚之物柔能制剛似可無慮若用銅彈擊我則牆厚數丈小彈亦難穿也西國築土之法亦猶是歟今東三省崇山峻嶺所在俱有誠使扼其險要多築土壘則進攻退守綽綽有餘所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者此之謂也雖然武備講矣防務固矣而不籌足食之道仍不足以持久也是非屯田不為功屯田之法創於漢文帝募民耕塞下為行屯之權輿及趙充國留屯金城而屯田之利始普晉唐以還其制屢更有所謂軍屯者如漢武元鼎六年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責六十萬人戍田之是也有所謂民屯者如唐初行民屯及天寶間天下屯田收一百九十餘萬斛是也有所謂商屯者如明永樂間下鹽商輸粟於邊之令每納米二斗五升給鹽一引小米每引四斗復令近邊荒閒田地得自開墾使永為業商人憚轉運之勞無不自出財力招致游民以

事耕作是也今東三省土壤沃饒水泉豐溢誠使參酌成法擇善而行則數年後貧瘠之區皆可變為富庶況以民養兵而兵可不潰以兵衛民而民可無憂兵民相依人自為戰而邊防安有不固者哉

防邊中保朝鮮

防邊之要著固莫急於東三省矣其與東三省壤地相連安危相繫者尤在朝鮮朝鮮世守中國藩封不侵不叛我中國亦處之甚厚待之獨優比來遣員理其商務使開口岸與各國立約通商所以撫綏之者不遺餘力誠以朝鮮與奉吉毗連實為東北之屏蔽其地存則東三省之基固其地亡則東三省之勢孤欲固東北之邊實以保朝鮮為第一策然保之亦有難焉者其國小而弱比之春秋則猶晉楚間之鄭也比之戰國則猶齊楚間之滕也而又不思自強不知自奮不能興自然之利不克培有用之才其地自圖們鴨綠二江以迄南海巨濟袁延一千三百餘里土饒礦產金沙尤多俄人早已逐逐耽耽欲踞之為外府然後徐圖東三省為併吞囊括之謀日本亦有心圖此久矣是朝鮮一隅為俄倭所共爭亦中國所必守然恐非中國獨力

所能支也何則朝鮮交患俄日俄之土地廣兵甲強以取朝鮮不當以虎搏犬數年後其鐵路造至琿春一旦有釁添兵運餉速於置郵中國雖欲保之援之而緩不濟急縱百戰百勝恐援兵既至而朝鮮已蹂躪不堪矣日之對馬與釜山僅隔海岬數十里朝發夕至勢類探囊為今之計獨力當俄日之狡謀不如合力以制俄日之鋒銳此連橫之策不可不講也其策奈何曰無事之日結英吉利同心合力以拒俄日中英聯盟則與俄日勢均力敵兩國或能知難而退可不折一弓不絕一矢不傷一卒不費一錢而朝鮮有磐石之安東省有金湯之固便孰便於此者或謂英人貪詐素輕中國若與連衡彼未必從即從矣或陽助我而陰助俄日或乘間窺朝鮮以取漁人之利可奈何而不然也俄人貪而無信天下莫不知之苟吞併朝鮮東得志於亞洲西必橫行歐土勢同東帝浸假而進窺印度亦英人所深忌也故數年前有巨文島之佔踞藉分俄勢日人得志於朝鮮亦非英所樂聞豈有不交中國以保朝鮮而反助俄日之理乎若慮其乘間窺朝鮮則又不然英人商務交涉中國財產頗巨本無東封用兵之志貪小利而啟大害吾知其必不為也況近來英國保泰持盈頗

願中國自強共圖拒俄之策誠以其國勢雖在歐洲而印度緬甸既屬於英命脉精神皆在亞洲之內英東方商務較各國首屈一指其人之攘奪也蓋無日不廝於念慮俄併朝鮮則東海之利權與英匹敵矣英以香港為外府自通商以來締造經營不遺餘力迄今繁華富庶遂為各島之冠南洋新加坡等處皆設埠頭貨物之豐聞聞之盛俄人豈不垂涎一旦既得朝鮮勢必旁溢橫出香港近在咫尺豈能安枕無憂即南洋大局亦豈能毫無變動不特是也俄謀印度之心未嘗一日忘朝鮮既得則籌餉有所屯兵有所不難逐漸而西英人雖強恐難相禦日本嘗自稱東方復出一英國此言實深中英人之忌決不願其坐致強大也必矣然則朝鮮之存亡亦英國盛衰之所係也故侈言以夷攻夷者妄也若利害相同則虎豹可馴而為我用况彼亦覲然人面乎孫武子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鈍而利可全也是必於無隙之時先與英訂立密約庶俄日均有所顧忌不敢輕於動兵而後朝鮮可固朝鮮固則東三省亦固是我保朝鮮仍不啻自保邊疆也因議防邊而縱論及之世有深明大局者當不以余言為河漢也夫

說者謂俄日既係虎狼不可狎近遠交英人以衛屬土亦恐不能大得其力不若聽朝鮮布告各國公同保護如歐洲之瑞士准其自立於各大國之間無論何國不得貪其土地最為妙著所說未為無見姑附存之

防邊下固滇

古之邊患不過一隅今則南北東西幾成四逼矣古之禦戎不過數國今則書文車軌徧及五洲矣自非總攬全局必不足以禦人苟非思患預防亦不足以立國是以防邊之道雖以防俄為急而英法亦不可不防鄙人生長海濱粗識洋情目擊時艱孤懷忠憤前奉檄赴南洋各邦偵探敵情遂歷越南之西貢金邊暹羅之都城英屬之新加坡檳榔嶼等處縱橫萬六千餘里東南盡海西極印度孟加拉北至滇黔之邊境輪舟來往一葦可杭道光季年海氛四起英法二國以兵船侵擾南洋如暹羅越南緬甸精華繁盛之區先後為他人所據我雲南一省五金礦利甲天下英法覬覦已非一日特三國蔽其外未能徑入藩籬今暹羅雖存受制英法越南已為法佔緬甸復被英吞是雲南一隅絕無屏蔽之可恃矣嘗聞英法遣員遊歷黔滇西藏

緬甸越南諸境繪圖具說簡要精詳並見英鐵路圖以深貢為始基向北直穿緬甸全境由蠻暮入雲南永昌又迤東行穿葛亮老撾經緬甸三境由阿瓦京城會英鐵路入雲南永昌又迤北行穿越南北圻由天洞山入雲南蒙自縣境英法蓄謀已數十年曩曾探悉外情密稟粵中大帥誠恐不出十年二國火車必交萃於滇境滇中兵燹甫息庫藏空虛倘不及早防維一旦強鄰入寇何以應之是宜亟籌固滇之策也夫滇之永昌思茅蒙自以及毗連緬越各要隘皆須鎮以良將守以精兵多築堅臺廣列巨砲克敵利器精益求精今滇省所用鎗砲購自西國委員由粵滬解往所費甚鉅重大之砲難踰峻嶺轉運之艱如此何如就省創設機器局購置西國合用之機器延請西國精於機器之人教我華工自行製造一切鎗砲軍械日新月盛則守禦之具無虞缺乏矣更開採五金各礦以充軍餉絕敵人之窺伺壯邊塞之聲威則地寶之豐出為世用何至呼庚呼癸動費川湖協濟之歛哉至西藏與印度毗連英人於數年前興兵侵據我獨脊嶺外地千餘里嗣後訂立和約水西流之地皆歸印度東流之地歸於西藏番民雖不服無如何也今英人設埠通商漁其貨財利其

土地蓋藏地偏產五金綽思甲土司地連俄境與蜀之打箭爐諸處金沙銀礦隨在皆有英之游歷者處處搜采泥石携之而去垂涎之意行道皆知苟非刻刻提防安不忘危整頓邊防開採各礦西藏不保蜀境豈能久安或謂泰西各邦款關通市不過貪利而已原無兼併之心豈願中外戰爭致為貿易之礙各國公論亦可畏也不知英奪緬甸法併越南一朝鐵路告成窺覺雲南進擾西藏入圖巴蜀兵由陸路勢若建瓴兵不擾及通商大口貿易何礙各國何詞然則籌備之方其可緩乎孫子云毋恃其不來恃我有以待之禦敵者以自強為本以自守為先不能戰安能守製器難練兵難籌餉難得將才以製器練兵籌餉則難之又難兵法曰器械不精以其卒與敵也兵不習練以其將與敵也將非才武以其軍與敵也可不慎歟西藏川滇現雖安堵積薪厝火一發難收未雨綢繆是所望於深識遠慮之君子

陳君還之久居緬甸嘗徧歷緬甸前後藏印度毗連之地已且秋初歸語余曰緬甸水道伊里窪里江南北三千餘里通至滇界土司地其水道最要之區土名貼文墩一名上石坑即前明分界處清曲甚多兩旁皆崇山峻嶺有一夫當關萬夫

莫開之勢大羅江之西由蠻暮新街至孟砮等處其地數百里皆前明孟養土司之地名土孟養此中多產翡翠琥珀樹膠梗木等材料而膠樹取膠尤勝於阿非利加按五大洲產樹膠處惟緬甸與阿洲耳當英人據緬時曾遣人窺探該處均無華人遂盡為所有如先派撥華兵數十名駐守彼必不敢奪取既奪取後華兵始至彼反行文詢詰總理衙門凡孟養司屬地新街蠻暮等處究竟誰屬我朝執政未悉其中出產恐釀事端遂許盡歸英國今但以野人為界山之内外土司司地與雲南迤西等處毗連由蠻暮分三路通滇界一通騰越一通龍陵洲英人已有一鐵路由仰江即英屬埔頭○達阿瓦即緬甸京城○二十六點鐘可到另有鐵路由印度孟加拉達阿桑現擬一由阿瓦達滇之思茅一由阿桑達緬甸之老玉廠新玉廠琥珀廠產樹膠之地入迤西諸部一擬由各廠至孟砮直至格薩較前所繪之鐵路尤捷云此英緬近年交涉情形也至北印度與前後藏只一路相通名怕里間二內有地三百餘里屬哲孟雄雪山內土名竹木山外土名錫起哲孟雄酋主面許英人在其界內修築馬路每月私受英人銀一千路卑名為

請英保護而英則直受之為附庸矣藏王聞英人越界築路即責問哲孟雄酋主而酋主佯作不知藏王乃率兵出關據守英人囑其即退適限不退立即開仗英人攻退藏兵旋據其地後強復要入藏設立領事通商焉此英藏近日交涉情形也今觀雲南界連後藏與緬甸印度接壤之處險要盡失惟有陰結土司勿使外嚮凡通緬甸印度各要隘均須堅築砲台廣列巨砲慎選精兵嚴密守禦尤須駐藏大臣與之交涉操縱自如固我番民之心遏彼覬覦之念庶可稍免後患云附錄姚子良觀察論滇屬金沙江形勢

大金沙形勢其下游去滇遠者姑置不論其上游本為滇屬者按永昌騰越諸志南甸傳云屬部直抵金沙江與孟養地犬牙相錯又云所部曼獨直通蠻暮江蠻暮傳云地在金沙江內騰越之西蠻哈山下當緬人水陸之衝為隴川右臂孟養傳云其地在金沙江外古名迤西有香柏城與蠻暮同襟金沙江孟養居其上流南至底馬撒疆迪西洋北極吐番西通天竺東南鄰於緬合此三土司觀之而上游之形勢備矣考孟養之上又有孟拱蠻暮之上又有曼鳩志皆無傳然騰越四

履土產諸篇論之曰從前州境盡大金沙江內外兼戛鳩蠻暮孟拱孟養而有之
蓋蠻暮戛鳩在江內者也孟養孟拱在江外者也夾江內外以衛騰越天塹之雄
也江以內有蠻哈南牙諸山為之重險表裏山河又何壯也比大金沙江當日之
形勢也明張機作南金沙江考以為即梁州之黑水禹蹟所畫確不可移故論者
謂西南極邊由瀾滄而潞以迄於黑水之金沙為梁州第一大門戶明時孟養通
文書自稱守金沙江奴婢守此門戶者也由是言之滇可無大金沙江乎大金沙
江內外其可無孟養諸土司乎嘗考我朝定鼎之初平滇之後孟拱孟養等首
先內附見於毛奇齡蠻司合志毛奇齡據史館官書非耳食無稽者比其後爭緬
之役孟拱孟養皆抒誠効力

高宗御製詩文一再及之尤天下臣民所共

覩得謂非本朝屬地乎今蠻暮孟拱等土司猶有本朝所頒印信焉騰越境

內之水流入大金沙江舉其大者言之一曰檳榔江一曰龍川江雲南通志又云
檳榔江自古壅塞外流入合騰越廳所出之大盈江西南流出蠻暮境西入大金
沙江凡騰越以西之水皆入焉龍川江自怒夷界入邊納曲石猛淋芒市南機諸

河西南自天馬關流出緬甸入大金沙江凡騰越東南及龍陵以西之水皆入馬騰越志云甸內甸外諸水以大盈江龍江兩大水括之可約畧而盡蓋檳榔江與大盈江合流之後或稱檳榔江或稱大盈江其實一也龍江即龍川江也今考兩江入金沙之口本皆我滇屬土司境內龍川入江之口為蠻暮南境流經木邦孟密至此滇人稱為那莫江滇中諸志或作莫勒江者誤也按騰越志蠻暮傳云東有等練山環以那木江直走金沙當緬人水陸之衝此江是也此龍川江尾舊屬滇境之明徵也檳榔大盈合流入江之口為蠻暮北境俗亦稱為蠻暮江流經緬甸之南牙山麓至此說者謂其地正當蠻暮南甸之交故騰越志南國傳云所部曼獨直通蠻暮江即指此江也此大盈江尾現屬滇境之明徵也試以大金沙江形勢言之自緬京阿瓦而上以瑞姑新街兩處為瀕江要地瑞姑雲南通志作尼姑昔大學士傅恆徵緬由天馬關出五百九十五里至此下船約三百里即至阿瓦城此處以上有大葫蘆口下有小葫蘆口張機所謂大小萑蒲峽是也為上游江道最險之處論者謂不得瑞姑則新街難守不得新街則騰越難守蓋恃此兩

峽以為險也昔年蠻暮土司都於新街而扼瑞姑以禦緬甸則皆其屬地而大金
沙江上游形勢要害之所在也今者收回瑞姑新街策之上者也其次亦須至大
盈江上金沙江之口而止以保全舊日南甸之分地此其所言邊界情形瞭如指
掌英人之蠶食邊境與法人無所異法人以安南為詞英人以緬甸為詞皆有所
覬覦而深入者也勘界不清即邊防皆不足恃分疆而理之畫界以防之安得深
明大畧之人而與之言天下事也

附截錄申報行軍以間諜為先論

今天下一強弱相凌大小相吞之局也勢既處於相爭其機自不得不出於爭顧
爭之於已發不如爭之於未發爭之於有形不若爭之於無形蓋爭於已發爭於
有形終不免事事落人之後固不若爭於未發爭於無形得以獨操勝算也善奕
者必先審敵勢知何者為正兵何者為奇兵何者為聲東擊西之兵乃能預為之
備而不為彼所乘善料敵者亦必於事機之未露兵釁之未開高瞻遠矚密訪詳
稽於彼國之一舉一動無不瞭然於心如秦宮鏡如牛渚犀乃能事事爭先制人